

# 现代德国哲学的意义

## ——《现代德国哲学》序

张汝伦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关键词：现代；德国哲学；哲学史；时代问题；理论和实践

摘要：现代德国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代法国哲学，如果没有现代德国哲学的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副面相。现代德国哲学之所以取得了可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媲美的成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思考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且，大部分现代德国哲学家不仅把他们的工作理解为理论，也理解为行动。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8)02-0010-07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完整的现代德国哲学史。它不但没有写新康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写罗森茨维格和哈特曼，更不用说西美尔、韦伯或普莱斯纳和盖伦等，当然也没有德国的分析哲学家和埃尔朗根学派。从时间上讲，它基本上没有涉及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德国哲学。之所以如此，原因颇多，不说也罢。唯一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新康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被安排在这套书的其他卷中，由别人去写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因为很少有面面俱到的哲学史。美国学者朱利安·罗伯茨写的《反思的逻辑——20世纪德语哲学》一书就只写了弗雷格、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哈贝马斯和埃尔朗根学派，没有海德格尔，遑论其他。<sup>[1]</sup>

相比之下，这部现代德国哲学史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它论述了狄尔泰、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伽德默尔以及施密特、施特劳斯和阿伦特三位政治哲

学家的思想。虽然不是面面俱到，但也基本能勾勒出现代德国哲学的一些主要面貌。

与德国古典哲学相比，现代德国哲学似乎还缺乏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巨匠，但也出现了众多足以彪炳哲学史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这部著作所论述的现代德国哲学家，基本上都将在西方哲学史乃至人类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海德格尔则肯定将在哲学史上享有与康德和黑格尔同样崇高的地位。如果我们把尼采也纳入现代德国哲学范畴的话，那现代德国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人物、成就和影响方面，都不遑多让。

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的是，现代德国哲学几乎自一产生就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现代德国哲学（尼采、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影响，现代法国哲学肯定不是现在这副面相。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是弗雷格奠定了分析哲学最初的基石。如果我们将德国哲学的“德国”理

收稿日期：2007-10-08

作者简介：张汝伦，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解为“德语文化”或“文化德国”的话，那么，没有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分析哲学最初其实是一种德语哲学的现象，这也为重要的分析哲学家所承认。著名的英国分析哲学家达米特在其《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这样写道：“在希特勒上台前，与其把分析哲学看作是一种英国现象，不如看作是一种中欧现象。”<sup>[2] (12)</sup>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德国哲学可谓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发动机。现代西方哲学从现代德国哲学中获得了一些关键的内在养料和动力。现代德国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史上两块不朽的里程碑，两颗璀璨的明珠，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现代德国哲学有如此骄人的成就并非偶然。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就总是将时代的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通过回答哲学问题来回答时代的问题。德国哲学最好地体现了哲学的这个传统。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于德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最残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德国经历了帝制的倾覆和魏玛共和国的灭亡，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经历了纳粹专制统治和战后国家的分裂，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价值迷失，经历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任何真正的哲学家，不能不面对由严峻的历史提出的时代课题。

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也经历了从黑格尔逝世后陷入的低谷到恢复生命力和创造力，重新繁荣，给德国哲学乃至人类哲学写下灿烂篇章的过程。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现代德国哲学，都是起源于应对和回答现代化和现代性向人类提出的种种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始于德国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殿军和集大成者，康德一方面从哲学上阐明了现代性的若干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已经觉察到现代性的一些根本缺失。黑格尔同样如此，他在肯定现代性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内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深入人心的现代性原则，也就是启蒙的原则，却在黑格尔去世后轻而易举地在德国哲学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工具理性依仗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成功，到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工具理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尺。对于哲学，它要求概念没有矛盾，清楚明白；规律具有确定性；最后就是要求哲学实践有用，即实用性。这就使得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哲学思辨被作为无用的形而上学赘疣而被断然摒弃。

在这种世界观的观照下，不仅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而且个人和人所构建的文化世界，都被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自然方面来解释。进化论在此时的传播和流行，更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了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人们把力学和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强加给传统哲学。只有实证的给予、能通过自然规律确定因而无可怀疑的东西，才是世界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从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实证主义思潮便逐渐统治了德语哲学界。宣扬物质主义的毕希纳（Ludwig Buchner 1824~1899）的《力与物质》和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宣传进化论的著作《宇宙之谜》一时成了畅销书。在这种混杂着物质主义、机械决定论、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因素的实证主义中，根本没有形而上学或超越的地位，也没有意志和精神的地位。这种实证主义在当时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套用恩格斯描述启蒙运动的话来说，就好像“一切必须在自然科学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哲学本身也不例外，它必须在这种世界观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但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自古以来，哲学之所以有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它有自己特殊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人本身。无论是德尔斐神庙的神谕

“认识你自己”，还是苏格拉底“不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教诲，都指明了哲学的特殊领域是人本身。而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提出“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希望什么”三个基本问题，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哲学探讨人的内在自我体验，它保证了人的意识、自由和人格。然而，随着传统探讨这些问题的思辨哲学和形而上学被人们的抛弃，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失去了其中心的意义。

与此同时，新兴的心理学（主要是实验心理学）不是把一切心灵和精神的东西还原为纯粹物质，就是承认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物质世界之外的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且还是用表象和冲动的纯粹机械过程来解释它，从而把它降低为一个伴随现象。根据这种观点，意识产生于一个心灵过程，而这个心灵过程则根据自然规律显露出来。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心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但现在心理学却把自己理解为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心灵生活的规律。由于它也可以作为社会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现象，所以它相信过去的一切哲学问题只能从心理过程及其类似的大脑功能来解释和回答。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心理主义，它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德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实证主义和心理主义试图要解释一切，但它们却没有，也无法填补哲学思辨没落后留下的精神空间。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心理主义，都把一切还原为自然现象及其机械过程，但这显然无法回答哲学思辨所处理的上述人类的终极性问题。自由、人格、不朽等等显然不是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能回答的。这时，在德国，几乎与实证主义同时兴起的历史主义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自称是历史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Geschichte<sup>12</sup>），它声称能说明人类真正的构成。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德罗伊生说：“历史学就是人类

对自己的认识。”这样，哲学似乎就被作为严格科学的史学所代替了。

然而，狭义的历史主义本身也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之下，它处处用纯粹实证主义的观察方式来观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意义上的纯粹事实的聚集，并且用历史相对主义来理解它们。作为历史世界观的哲学最终退化为哲学史本身，并且不是作为哲学的哲学史，而是作为历史的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倾向和史学倾向的学科——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在此时的兴起，也反映了哲学从“科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女王”的地位退居到了边缘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学院哲学没有发展，而是说哲学渐渐失去了它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就是现代德国哲学所面临的挑战。要么重新恢复哲学的活力，使它重回时代精神的中心；要么甘做科学的附庸，退化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或对科学方法的逻辑解释和重建。当时的学院哲学如新康德主义正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时代既是伟大的提问者，又是伟大的教师。正是多难的时代使得德国哲学获得了新的生命。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人们的科学万能的迷信基础上的，一旦这个迷信破灭，人们的思想就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惨烈后果，迫使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一直被物质文明和进步表象遮蔽的现代性的阴暗面。对于西方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效应用“天崩地裂”来形容也不为过，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全面进入了批判反思启蒙和现代性的时代。

但是，哲学家要比一般的人敏感得多，他们在人们还普遍沉浸在科学带来无限进步的乐观主义美梦中时，就已经感觉到时代的危机迫在眉睫。现代德国哲学以狄尔泰和胡塞尔为开山之祖，他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深重危机，并试图从哲

学上找到危机的根源和化解危机的出路。看不到这个根本背景，他们的哲学之革命性是无法得到真正理解的。

在德国现代哲学家看来，现代性危机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的无家可归。即他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靠。科学可以回答一切，但却不能给予生活的意义和对存在价值的整体把握。人们在虚无主义的迷雾中越陷越深，找不到普遍有效的价值系统。在外部世界越来越理性化的同时，人的生活却越来越缺乏理性。生命的唯一动力是欲望，生命的唯一目标是欲望的满足。历史主义把一切相对化，而实证主义和心理主义则干脆取消意义问题。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给哲学提出的任务就是：同时反对历史主义和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科学，确立科学的哲学的普遍有效性。在1935年的维也纳演讲中，他回顾了哲学从希腊人发现概念和理论思维以来的发展轨迹。他发现，对于希腊人来说，科学的抽象是与生活世界的具体问题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哲学不仅要关心它本身，更要关心它出现的语境，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它决定了哲学。当伽利略和笛卡尔用数学世界来代替生活世界的特殊性，把世界对象化时，生活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而现代德国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对西方哲学深层次问题的思考，都使他们必须将生活世界，以及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的具体的人，作为思考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才是哲学最特殊、且无可替代的研究领域。而德国哲学在黑格尔以后的疲软不振，恰恰是因为远离了这个领域。“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但在黑格尔的时代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胡塞尔重新加以提出后却风靡一时，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现代德国哲学总的走向。

“回到事情本身”首先就是要回到被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置若罔闻的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危机，反思造

成这种危机的现代性。黑格尔的名言“哲学就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说明，德国哲学向来有将哲学问题看作是时代问题，同时又将时代问题看作是哲学问题的传统。这个传统在现代德国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德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一不对时代的紧迫问题和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有自觉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成为他们哲学工作的主要动力。这种基本状况决定了现代德国哲学大都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性质。现代德国哲学中固然也有像弗雷格这样的纯粹理论哲学家，但这只是少数，即使是胡塞尔哲学也不乏实践哲学的因素。

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在现代德国哲学家那里一般表现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思考。哲学家亲身经历和见证的西方文明的危机，使他们不能不把反思这一危机作为自己哲学的主要任务。当然，这种批判反思不是以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形式，而是以哲学批判的形式，即从哲学上寻找现代性危机的原因。这就使得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不能不是谱系学的，即追溯现代性的哲学根源，甚至追溯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哲学根源。这实际上导致了对西方哲学史的重述和重构。但是，这种重述和重构不是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即通过对哲学史的释义学叙述和阐述，间接得出叙述者想暗示的结论。

虽然这种哲学史的追溯可以一直上达到前苏格拉底，但主要目标却是近代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主客体分裂、确定性原则、符合论真理观、片面的知识论，等等。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主体性原则，主客体分裂、确定性原则、符合论真理观、片面的知识论等都与它有关。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把人抽象化为一般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的一切具体规定都被剥除，成为一个抽象的自我和主体，这个自我或主体的唯一规定就是一般意识和自我意识。与之相对的是客体，这客体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他人甚至自我。

客体虽然是主体意识和思维的对象,但却与主体有明确的距离。主体只是通过意识才与客体有联系,但从存在论上说,却是两个不同的存在领域。正因为意识在沟通主体与客体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成了近代西方哲学主要关注的对象和一切问题围绕的轴心。

意识是已经提纯和抽象了的一般意识,它缺乏一切具体的、特殊的规定,它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超越现实的一切。而哲学在追求这种一般意识时,不可避免地将现实的一切置于脑后,包括在现代化过程中人自身面临的种种困境。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脱节,使得哲学失去了它的现实关怀,越来越成为学院中少数哲学从业人员的智力游戏。主客体分裂的思维方式也造成了大量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哲学要前进,就必须克服和超越近代哲学主体与主体性原则。这正是许多现代德国哲学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但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却正是近代科学的思维模式,近代科学的成功使得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唯一的思维模式,因而,哲学越来越以科学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但这种做法也导致了哲学越来越边缘化。哲学要发展,必须划清与科学的界限,并批判地反思科学本身。科学已经成为改变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重新思考科学的本质已经成了哲学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回应科学的挑战及其在现代社会造成的种种问题,恢复或重申哲学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成为现代德国哲学家工作的共同出发点和任务。

自古以来,哲学的独特地位是建立在它的独特功能基础上的,这就是提供存在的意义。当哲学将自己的努力从传统的存在问题转向知识问题的时候,它实际上放弃了这个问题。而这与近代虚无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是一致的。当韦伯一方面主张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无涉,另一方面宣布价值观上“众神的战争”时,哲学在存在

意义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暴露无遗。虚无主义是现代德国哲学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的工作尽管各不相同,却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虚无主义。回应虚无主义成了现代德国哲学的基本动力,就像回应启蒙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动力一样。

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价值虚无主义,但它却不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当存在问题作为形而上学问题被摒弃,主体性成为一切事物的唯一基准时,虚无主义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意义如果只是主观价值的话,就不可避免地是相对的,因而是没有基础和根据的。意义如果不是主观价值,而是客观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虚无主义问题实际上乃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如果传统的存在论思想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那么解决虚无主义的出路就在于重新思考存在论的问题。这样,存在论问题重新成了现代德国哲学家思考的核心问题。尽管他们的表述各异,但他们的存在论都与传统存在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存在论都是有关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存在的实在性的科学。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海德格尔那样明确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但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则几乎没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哲学在高扬主体性时,恰恰忘记了人本身。主体只是抽象化的一般意识,而不是有血有肉、既理性又感性、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人。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把具体的、个别的人给遗忘了。它的出发点其实不是人,而是作为一般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主体性。这样,哲学就把人类的生存问题完全排除在外了。祁克果对黑格尔哲学遗忘个人生存的控诉,实际上是对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控诉。现代德国哲学家大都接受这种控诉,并重新把历史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的人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而黑格尔揭示的非理性,终于在现代德国哲学中成为哲学家们主要课题。

如果人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人,而不是

抽象的一般意识。那么，人类知识和真理不能不受人的这种基本特征的影响。存在的历史性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真理的普遍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追求的确定性原则，最多只有相对的意义，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无法绝对实现的目标。真理的存在论性质在现代德国哲学家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揭示，传统符合论真理观的局限性随即也暴露无遗。全体的真理在不断的过程中，而不是在超时间的超验领域中。这是现代德国哲学发展指向的结论。

一部现代德国历史即使不能用“天翻地覆”来概括，也是危机和悲剧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读现代德国哲学，不免使人心生“其有忧患焉”之感。现代德国哲学家很少有人对时代的问题无动于衷。相反，他们大都试图对时代的问题作出回答。不仅如此，他们大都愿意不仅把他们的工作理解为理论，也理解为行动，理解为实践。《现代德国哲学》中所涉及的德国哲学家，除了胡塞尔外，都被人们视为实践哲学家。即使是胡塞尔的哲学，也不是没有实践哲学的内容。这样，实践哲学不仅是这些德国哲学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他们哲学的基本品质。在此意义上，他们的哲学都是康德“世界概念”意义上的哲学，而不是“学院概念”意义上的哲学。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引起人们的持久兴趣；他们的哲学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今天，德国哲学又陷入了低谷，这并不是德国哲学独有的命运。向来被西方人视为他们文化核心的哲学，已经被西方人多次宣判了它的“终结”。但哲学是无法终结的，即使没有新的哲学和哲学家产生，只要产生哲学的问题存在，伟大的哲学家就会与我们同在。在未来的岁月里，《现代德国哲学》中所叙述的德国哲学家，会一再来到我们的身边。

哲学史有很多种写法，但不管什么写法，都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关。《现代德国哲学》一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帮助读

者了解现代德国哲学。我以为，多数人读哲学史，首先是想了解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了解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的脉络和概貌。因此，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至少应该能满足读者的这两个要求。

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往往是因为阅读哲学家本人的著作有困难才先读哲学史，因为哲学史总比哲学家的原著好读。并且，一部原著也往往不能反映一个哲学家的全貌，哲学史却可以使读者对哲学家有个大致了解。这就要求哲学史对它所叙述的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有比较全面的介绍。虽不必面面俱到，但主要的思想却不能遗漏。哲学史就像一张游览图，虽然只能简单介绍各个景点的内容，却不能遗漏必看的景点。另外，如果读者是因为直接阅读原著有困难而来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应该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有关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不能不懂装懂，糊弄读者。好的哲学史应该起到导读的作用，即读者在读了哲学史之后再读原著会觉得轻松不少，至少有点方向，不至于仍然一头雾水，完全无所措手足。哲学史不应该像博物馆的说明牌那样只是简单地告诉读者“是什么”，而应该像剧情说明书那样告诉读者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求哲学史家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能够说明哲学家的观点，而且能够说明他的问题其来所自，以及解决的办法。

总之，哲学史不能过于简略，太简略不但容易挂一漏万，而且即使阐述了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也容易点到为止，大而化之，读者读后只记得一些专业概念和术语，却对所叙述的内容并不理解，更谈不上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我见过的一些国外学者写的德国哲学史就非常简单，像蜻蜓点水，只起到一个备忘录的作用，读者读后所得极为有限。有鉴于此，《现代德国

哲学》避免对所涉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做简单处理,而尽可能把他们的基本思想论述充分,既交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交代他们的回应和创新。另外,了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关键在于了解他们特有的概念和基本术语,一旦破解了他们的特有概念和术语,离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就不远了。出此考虑,《现代德国哲学》尽量对有关哲学家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加以明确解释,以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该哲学家的思想。为避免道听途说和自说自话,该书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坚持从原文原著出发,能不用中文译本尽量不用。

哲学史既然是“史”,就应该将哲学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它所处理的那个时期的哲学发展的一般概括呈现给读者。常见的一些哲学史采取的叙述方式类似于摆地摊的方式,把所论述的哲学家的思想条块分割之后,按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等等名目一一罗列,却不见哲学家本人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过程。大哲学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惟其博大精深,就有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其间通过与各种思想的不断交锋与互动,通过对自己思想的不断反省与批判,逐渐地展开与成熟。循着哲学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与线索,读者可以对该哲学家的思想有一个完整有机的认识和理解。可是,一般哲学史很少采取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只是着眼于问题,而不是着眼于问题的产生史和发展史。本书虽不严格按照编年史或年谱的叙述方式来写哲学史,但也尽可能地按照哲学家思想发展的线索来叙述,俾使读者看出哲学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各方面思想的产生过程。

由于本书论述的九位德国哲学家,除

了狄尔泰以外,其他八位几乎可说是同时代人,甚至说胡塞尔与狄尔泰是同时代人也未尝不可。这就使得这部著作不可能像时间跨度比较大的哲学史那样可以比较清晰地展现一个时期哲学的发展线索。这九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互动更加恰当。但在他们的互动中,还是可以看出德国哲学本身的若干发展,只是不甚明显。例如,胡塞尔的某些思想对狄尔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而狄尔泰反过来又影响了胡塞尔;狄尔泰和舍勒的某些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发展;而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又在伽达默尔和汉娜·阿伦特的哲学中得到发展。现代德国哲学就是在这些哲学家们彼此积极的互动中发展。

我相信,哲学史与文学史或化学史不同,它就是哲学。真正的哲学史不应该有实证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客观叙述。虽然哲学史家不必都像或都能像黑格尔那样通过哲学史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出发去写哲学史却是不可避免的。严格来讲,一个没有自己的哲学观点和哲学立场的人没有资格撰写哲学史,因为他还在哲学的门外。没有一个自认是专业哲学家的人会说自己没有哲学立场和观点。因此,专业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就不可能不透露出作者的立场。《现代德国哲学》对所论述的哲学家的思想采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但也不掩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是作者的立场与观点一般并不表现为对叙述对象的直接批判上,而更多地间接表现在叙述角度、叙述内容的取舍和叙述语言上,表现在作者对他所论述的对象的理解和阐释上。

#### 参考文献:

[1] Cf. Julian Roberts, *The Logic of Reflection: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2] 迈克尔·达米特. 分析哲学的起源 [M]. 王路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ABSTRACTS

### On the Role of Hegelian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by Karl Marx and its Significance

CAI Jian-feng

In the chapter Critique of Hegelian Dialectic and Philosophy as a Whole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points out that Hegelian Philosophy is not only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metaphysics but also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metaphysics. Thus, the criticism of Hegelian Philosophy as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metaphysics gives the demarcation line of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metaphysics and finally reveals the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original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Preface to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ZHANG Ru-lun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has exerte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ithout such influence, either analytic Philosophy or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would look different.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can match those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because it is rich in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can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modern times. In addition, most modern German Philosophers devote themselves not only to theoretical studies but also to their practice.

### A Brief Commentary on Artificial Language and Logical Language

CHEN Jia-y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mergence and history of artificial language and Frege's and Russell's basic ideas on logical language and expoun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tificial language, logical language and natural languag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logical language is a necessary tool for the study of logic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natural language in terms of its ontological position because natural language is all-inclusive and represents our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y. Thus, artificial language can never replace natural language.

### On the Role of Form in Aristotle's Theory of Substance

LIU Yu-peng

Form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 task of "saving phenomena and constructing knowledge" in Aristotle's theory of substance. In *Metaphysics*, Aristotle declares clearly that form is the primary subst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form in Aristotle's theory of substan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atter, between form and the individual, between form and definition as well as form as the primary substance.